又引诗情到烟舟

◎卢宗仁

本季有鹤，此村多鸠。在一个临时的“烟舟行”群里，我几声咕咕，如斑鸠传信，呼朋引伴。须晴日，轻车两部，师友六人，一路“高德”烟舟行。

时令冬至之后，气候却是阳春逆袭。穿桃林，绕通城，遥望幕阜，驰过汨水，暖阳清风里潜行童市，栖于烟舟。

去年秋天，平江文旅部门及童市镇村领导专程来岳拜会专家，广泛征求烟舟文旅发展大计，并邀请到烟舟进行现场考察，我有幸忝列在张步真、李凌烟、吴傲君、王幼飞等大师云集的考察队伍中。那一去，我立马变成了一部古典名著《三刻拍案惊奇》。一惊烟舟泊在山凹里，四面山为舷，梯田形似舱，古枫蔽日，犹如帆篷隐曜烟雨间。简直是古典深厚的拓本，经典自然的馆藏。二惊农舍屋宇间，竟藏有啟明女校、岳郡联中旧址，烽火岁月，“诵声声，花香阵阵”，莘莘学子，“放飞青春美丽的梦”，拳拳赤子，“放飞未来灿烂的梦”。正我跟步老所说，这是岳阳乃至湖南一块闪亮的教育地标。三惊烟舟文化的“香火”绵长、人间的烟火鼎盛。玩龙舞狮，挥拳耍棍，不分妇孺老少。苏舆著《春秋繁露义证》为湖南文库添砖加瓦。在石板大屋暗黑的墙壁上，有苏家先人的遗训：“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强迫自己做普通人不愿意做的事，并且以强大的毅力坚持下来。”烟舟的屋脊炊烟袅袅香浓，任择一户农家，厨案上都有三五个土钵子菜引你驻足垂涎。

时隔一年，再上烟舟，目之所见，全是温暖与感动。在啟明女校、岳郡联中与红五军驻地旧址，一页页厚重的历史新鲜上墙。文化的血脉穿越岁月的隧道，热气腾腾。烽火年代的战旗猎猎，抗日爱国的歌声嘹亮，李航寰校长冒着生命危险带来校印，彭德怀军长赠送给所宿东家珊瑚石……一幕幕重现，一桩桩重温。在石板屋西侧的天井旁，李凌烟老师久久伫立，睹物思人，阳光从天井上漏斗般泻下金屑，古旧的窗棂敷上慈祥的暖晕。站在青砖地面上，看苔光幽暗，七十多年前的一声啼哭划破时空，就像寂静山谷里的一声鸽哨，扶摇直上，亮闪烟舟。为了纪念烟舟，李老师和凌老师把他们爱情的结晶取名李凌烟，父母如桨，儿子是篙，烟舟启航。

午饭后的座谈会上，主持人介绍几位领导与师长时，在他们的职务前都加了一个“原”字，他们不知我已辞去教科文卫主任委员，仍以主任相称。我率先发言，申明我也是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原”主任，一个“原”字，仿佛礼帽换成了草帽，初戴虽不习惯，却给我别添了一丝喜感。我一口气给烟舟一年来的变化点了一串赞，又一口气提出了做好“食色信”三字文章的建议。所谓食，就是烟舟的美食，本地生态物产，传统土法烹调，顶罐鸡，瓦缽鳅，冬笋腊肉，野芹蟮丝，茴丸子软糯，药里肚汤膏……色，则是四季有花事，田间地头五谷丰登，房前屋后小桥流水，鸟语与鸡犬相闻，花香同烟岚共染。信，那便是信仰信念，红色基因，抗战教育，爱国传承，让直接关联的平江县二中、岳阳市一中等校学子展开寻根之旅，接受思想免疫，投身劳动洗礼，一届一届接力，一代一代传递，由此拓展扩容，向全市学校开放，打造全市研学首选基地。吴傲君老师则希望烟舟加强村民建房管控，做好规划，形成风格。张步真老师更是情真意笃，以自己曾策划打造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馆的例子，讲述文学传记《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与长沙县《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馆》的故事，启发烟舟村做好宣传，挖掘历史，提升站位，强力推进。李凌烟老师以更宽的视野系统讲述：叫响烟舟，中国有个平江县，平江有个烟舟村，烟舟有个大学堂。岳阳的“西南联大”，教育的一块丰碑。打造烟舟，环境，要提质增效。发展理念，既接天线，也接地气。关键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班子里要有专人强力推，要有一个比我们这些人更多更专业的外围策划班子，设计班子。再就是要筑巢引凤，让企业家来开发，特别是老乡企业家，助力烟舟，走市场化的道路。二是钱的问题。可否探讨市场与股份的办法。村里能否还搞个企业牌子？还有潘刚强、易石秋等老师倾情追忆历史，多情颂说烟舟，用诗情寄寓，凭激情引领。平江县的一些县域专家旅游名家就拓宽道路、开发菜品、美化乡村、争取政策等方面贡献了切实可行的金点子。

日头偏西，我们挥别烟舟。经过那片沐经三百年风雨的枫樟林时，我分明听到鸠声此起，鸽鸣彼伏，仿佛隐于乡野的一所流动学校，雏凤清音，扬帆烟舟。

慈竹迎风入画来

◎刘衍清

我的岳母以九秩高龄去世，治丧之际，11月17日，83岁的著名画家殷本崇老先生打来电话，说：秀才送情纸一张，画了一幅4尺宣的水墨画，马上装裱后送来。我听后很是感到诧异，悼念逝者还可送画？

晌午，殷老果然从巴陵东路穿过半个城区，来到蔡家长嘴巷，送来不但画好连卷轴也装好的画幅。同来的还有挚友、画家李水生先生，是他连续3个小时突击，把殷老还散发着水墨清香的作品装裱安轴，赶到奉挽前送到了我的手中。

小心翼翼地打开卷轴，画面上几枝疏密有致的劲竹和新出土的竹笋使人耳目一新。画上的题款“慈竹荫深”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殷本崇老先生的用意，原来画艺老到而又学问精深的殷老是借物咏人，为我九旬慈母勾勒了一幅人生的肖像。

慈竹为竹名，又称义竹、慈孝竹、子母竹。丛生，一丛或多至数十百竿，根窠盘结，四时出笋。竹高至二丈许，新竹旧竹密结，高低相倚，若老少相依，又如母抱众子。唐代王勃有《慈竹赋》，诗圣杜甫有“慈竹春荫覆，香炉晓势分”的诗句。清代孙枝蔚诗称：“慈鸟亦有儿，慈竹亦有孙；孤儿称丈夫，敢忘祖母恩！”

古人把慈竹喻为慈母的化身，乃至尊崇到不忍砍伐的程度。北宋黄庭坚在《慈竹》诗中写道：“使彼行人见，皆为慈孝人。樵童见此竹，且莫伐我薪”。

慈竹多见于古人诗句，以慈竹为绘画主题的则不多见。正因老画家殷本崇既具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书画造诣，又酷爱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因此既是朋友间的应酬也信手拈来。人们大都知道殷本崇先生是位擅长中国人物画的丹青高手，很少泼墨梅兰竹菊，但看到这幅《慈竹荫深》，人们发现殷老笔下的慈竹挺拔俊秀，枝叶疏密，或浓或淡，或粗或细，特别是竹叶和细枝的处理，十分灵动，给人一种迎风摇曳的感觉。更令人叫绝的是在落款的侧边似乎不经意地点缀了几兜竹笋，竹譬“祖”，笋譬“孙”，恰到好处地呼应“慈竹荫深”的题款，可谓画龙点睛，也可作为胸有成竹的诠释。

当九旬岳母走完平凡一生、与她含辛茹苦哺育成人的子孙别离之际，能有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以一幅《慈竹荫深》的杰作为她送行，九泉之下老人家该有多么欣慰，而我们这些得到慈母荫佑的子孙又是何等的幸运。

一位有情怀的音乐人

◎谭伟辉

钟朝晖先生是岳阳鼎鼎有名的“二胡大师”。他头顶着许多炫目的光环：中国民族管弦学会会员、中国二胡学会会员、国家级民乐考官、岳阳民族乐团音乐总监等等，但是他最喜爱的还是岳阳市第十四中学音乐教师这份职业。

钟朝晖先生对二胡的情感需求，就像我们需要吃饭喝水那样自然，那样不可或缺。他三岁时跟着父亲学习二胡，年幼贪玩的孩子哪能静下心来呀，常常是拉上一会儿琴，就惦记着和小伙伴们出去玩了。于是他的父亲将一根木棍摆在前面，当他不专心学习时，父亲就高高地举起了木棍。父亲的严厉，逼迫着他勤奋刻苦，当成功和鲜花以及掌声渐渐来临的时候，他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那时，他参加比赛他总是轻松拿下第一名，年少的他越来越自信，对二胡越来越热爱，到青年时更是与二胡“琴”定终身。五十多年来一把二胡从未离过他的手，悠扬的琴声陪伴着他送走秋冬，迎来春夏。几十年的勤奋努力，他的二胡拉得炉火纯青，并在音乐教育和二胡曲目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作为第六十八期《三嘴策岳阳》的特邀嘉宾，在现场，钟朝晖先生不仅讲解了二胡的构造与制作，二胡的发源与历史发展，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与音乐创作人，还现场演奏了由他谱曲梅实老师命名的二胡曲《听洞庭》。那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曲调极富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洞庭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壮观，感受到了洞庭湖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风情……他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谈到孩子们如何接受教育，钟先生说，作为家长应该有智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很多家长倾其所有，逼着孩子去上一个一个的辅导班，去学一个一个的特长，全然不去考虑孩子是不是喜欢，乐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如果家长们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就培养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将来孩子没有理由不优秀。他微笑着讲起了心爱的女儿钟馨璇。女儿几岁的时候，体操老师说她韧带柔软，让她学体操，美术老师说她想象力丰富，让她学画画，孩子的母亲又让她学钢琴，结果弄得女儿无所适从。作为父亲，钟先生告诉孩子要学会放弃不喜欢的东西，又告诉她如果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那就要坚持不懈。受父亲的艺术熏陶，钟馨璇选择了学习二胡。女儿从学二胡开始一直到高考，不管学习多么紧张，都坚持每天拉琴两个小时。虽说高考时她选择了向往的电影专业，但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让她有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一旦选择，哪怕是再难也要一路向前。今年，由钟馨璇编导的《莫莉》获首届IM两岸青年影展评委会大奖。钟朝晖先生谈起女儿时，那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钟朝晖先生认真完成本职教学后，又积极投入到岳阳民族乐团的工作中。这个乐团聚集了全市的民乐精英，乐手都是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乐团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音乐”为宗旨，着力打造着岳阳城市文化这张响亮的名片。

市老年大学文学鉴赏班的蒋正亚老师和钟先生是挚友，他是这样评价钟先生的：他从长炼工会的文艺专干到十四中的一名音乐教师，为学生实现梦想，为社会输送人才，凭的是三大本事，一是慧眼识才，他精于发现天赋，乐于欣赏天赋，善于光大天赋；二是量身定制，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三是言传身教，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要他们“苦练基本功”“音色至上”“不练好不换曲目”，要他们不贪多学快，以至一事无成。钟朝晖先生对于这样的评价，淡然一笑说，对于教学他只秉承十个字，那就是：凭良知为师，用智慧育人。

理着平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钟朝晖先生，他的眼里闪着柔和而坚毅的光芒，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教师，更是一位有情怀的音乐人。

岳阳樟 田田摄

温情之地（上）

◎符 烨

9月26日，星期六，下午，我去岳阳新晋的网红之地螺丝岛打卡。第一站，美术馆，在美术馆右边的屋檐下，我看到一个白色的狗狗躺在那儿，它是个串串狗，二十斤左右，五官端正漂亮，从它的外形模样，我判断出它是个流浪狗。我是那种看到了无论是名贵的宠物狗还是流浪狗，不逗一逗不舒服的人，至少得打个招呼。我走到白狗跟前，发现它大着肚子，这个怀孕的流浪狗让我顿时爱心与忧虑如波涌，我打开双肩包“翻箱倒柜”找吃的，只找出几块饼干，掰碎了扔给它，它闻了闻，并不吃，只是望着我，对我轻轻地摇起了尾巴，这是它在表示友好。我好声好气地同它说起话来：“你的主人呢，你怎么流浪到了这个岛上，你要生崽崽了怎么办哟？你叫什么名字呀，是不是叫小白？”然后，我，和我同行的燕林就“小白，小白”地叫起它来。路过的一个中年保安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知道它叫小白？”神了，它真的叫小白！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两馆”的保安队长，叫张孟月。

张队说起了小白的来历：建图书馆和美术馆时，看材料的蒋爹养了两只狗，“两馆”竣工以后，基建队转战朝阳小学，蒋爹将两只狗带到学校，谁知，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的小白，闷声不响地自己回到了螺丝岛，从此，哪儿也不肯去，谁也带不走它，它宁愿成为流浪狗，也要坚守螺丝岛，大概螺丝岛是它心中的圣地吧。好有意思的小白。只知道狗子对人忠诚，没有想到，还有对一个地方如此忠心不二的狗子。美术馆门口值班的保安蒋学林走过来告诉我们，小白虽然是一个流浪狗，但是过得并不差，在这儿上班的保安对它都很好，给它买狗粮 ，还经常带鸡蛋带肉包子给它吃。

这下，我就不操心了。我和燕林进到美术馆转了一圈，然后又到了与之背靠背的图书馆，我们在图书馆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出得门来，在小巧精致的螺蛳岛上溜达了一个多小时。打道回府时，正值“两馆”闭馆之时，我看到小白跟着下班的蒋学林还有他的几个同事在我们后面走着，我停住脚步，等小白走过来时，对它说：“你快回去，别走丢了。”蒋学林说，每次送他们下班，小白送到岛上的桥头便打转，不会过桥，只有杜深山能够享受特殊待遇，好几次小白送他到家再打回转。

二十多天后，我跟燕林见面时，她问我：“那个狗子怎么样了？”我问她哪个狗子，她说是小白。那些天里，我虽好几次想到小白，但一直没有去看它。我跟燕林说，马上找时间去螺丝岛。燕林也很喜欢狗狗，她因为害怕面对它们走丢后离去时的生离死别，没有养狗，但也常怀关爱之心，她经常和几个邻居将剩饭剩菜盛好，送给她住的院子里的几个流浪狗吃。

10月26日下午，我带着煮得香喷喷的鸡胸肉来到美术馆。蒋学林说小白已经生崽十多天了，它在图书馆前面的观景台的木板子下面挖了洞做产房。他问我想不想去看小白。和他一同值班的女保安李淑辉对他说：“你带她去咯。”潜台词是：这里有事的话，我替你顶着。我们来到观景台，连连唤小白，只听得木板下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但并不见狗影。蒋学林说，小白和保安杜深山关系最铁，他肯定能够将它叫出来。果然杜深山一来，木板下慢慢伸出了一个顶着一个花鼻子的毛茸茸的狗脑袋，我拿出鸡胸肉来给它吃，它来到草地上，从我手上用牙尖叼起鸡肉来，生怕咬到我。喂了几次小白后，我要回家时，杜深山对小白说：“去送她一下。”小白很听话地送了我几十米，然后停步目送。

温暖的炉火

◎宋尚明

浏览网页，无意间看到画家刘峥的作品《围炉取暖》，心中莫名地一动。它那么朴拙，却又那么温馨。望着这一炉火，想起儿时围炉取暖的岁月，想起了我的父亲。

那时候，父亲也不过四十岁，每个冬天的早上，他都要早早起床，找一些干燥的柴火点燃屋子中的煤炉，炉火腾腾地燃烧，火苗跳跃、忽闪，原本冰冷的屋子一下子暖了。

火苗呼呼的声响，召唤着我们起床，和父母围炉而坐，先烤一会儿火，等身上厚重的棉衣暖了，再匆匆洗漱。早饭是简单的，有时是热头天晚上的饭菜，有时是借着火，烤一块土豆，冷硬的它们不一会儿就会变软变黄……

烧热的炉膛上还可以贴红薯片，父亲贴，母亲负责把红薯一片片切下来，递给父亲。彤红的炉膛会粘住含水的薯片，紧紧地将它们吸附在上面，等薯片熟透，爆出红薯的香甜的时候，圆圆的薯片，也会自动从炉膛上翘起来，可以轻松地从上面取下了，吹开烫人的热气，凉一凉，吃到嘴里又香又甜。

还可以在炉膛落下的煤灰里烤苞米、烤豆子。烧罢的炉灰是热的，有星星点点的炭火，趁着炭火还热，扔一把苞米进去，时间不长，灼热的炭火便用余温将苞米烤熟了，煤屑里立刻传来“噗啪”的声音，随即堆积的煤屑也在响声中炸开。只见苞米卷着菊花一样的花瓣，从煤屑里跳出来。和姐妹们烤苞米花吃，是冬天最开心的事。在衣食不丰的年代里，任何一种香甜入口食物，都可当作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

天冷的时候，邻居们也来家中串门，天寒地冻的时节，拉家常，围炉叙话。老人们讲讲村里的见闻，年轻人谈天说地。老年人每一句都讲得深奥，年轻人每一句都不着边际。如是大雪纷飞的天气，茫茫白雪封门的时候，总有脚印一串串从门外延伸进来，给门口的台阶上留下几朵雪坨子，下午阳光温暖的时候，化去的冰雪变得泥水淋漓。

院里光秃的枝头上麻雀飞起落下，叽喳吵闹的声音入耳不绝。晚来的雪后，初晴的早上，堆雪人，打雪仗，也随着天气的变暖开始了。伸出不大的小手，把雪团成个晶莹的小团，互相追逐着放入各自的领口，放不进的，就遥遥地扔到对方的身上，打在蓝色的棉帽檐上，雪团啪地碎了，人呵呵地笑了，笑声震起雪后觅食的小鸟儿，斑鸠和麻雀。人和鸟儿，像中了枪阵的敌对双方，叽叽喳喳。比鸟儿更快乐的是孩子们的欢笑。

阳光总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把雪化了，把泥和在雪水里面，路面开始翻浆。母亲新做的棉鞋湿透了，不知是雪水还是汗水，水珠盈盈，挂在额上发上，似落不落。太阳渐渐西斜，凉风起，天气就开始冷了，饿了，纷纷各自回家，大家又围着炉火而坐，烤湿漉漉的棉鞋棉帽。火苗暖暖地映照在面孔，令人泛起困意。睡梦里的炉火，仍然是红的，睡梦里的火苗，仍然是暖的，呼扇呼扇，如梦似幻。

时光飞逝，这么冷的冬天，总会让人想起炉火，想起曾经围着炉火取暖的日子。只是岁月已经走远，有些回忆也变得十分遥远。许多年后，父亲在一个寒冷的秋天去世，生活里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从此，再也没有了与家人一起围炉取暖的欢欣。

一个家庭，不论什么时候，父母也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像一座屋子的山墙，一个轮子的支架，离了哪个这个叫作“家庭”的支架，都会倾斜。在我的心里，父母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支柱，天再冷地再寒，有父母亲情的家，才有一切的温暖与快乐。

水果与鲜花

◎雅 云

从前的学生给我邮寄了一箱蓝莓，一束百合花，并很诗意地留言：我在从前的远方寄给您一缕果香与花香。其实，我的职业并不是教师，只是在二十多年以前客串了半年“山村女教师”的角色。

1995年年初，单位安排我下乡扶贫。下学期，当时所在山村学校的五年级语文老师马上要休产假了，一时找不到代课的老师，乡教育组长和村支书问我是不是愿意“辛苦一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是一个很偏远、地广人稀的山村，班上有三十多名学生，大多住在距学校七八上十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孩子们上学得披星戴月，每天天不亮就从家中出发，一路小跑往学校赶，晚上回家月亮已升起。但为了能够上学，孩子们愿意吃苦，克服了种种困难。

我不但接受了语文课，班主任的担子也挑起来了。那天上午，第一堂课是语文课，我发现学习委员小Y的座位空着，直到放学，还是空空如也。我问学生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大家都摇头。好在Y家住得不算远，只有五里多路。早早吃了晚饭，我一路问路找到了Y家。杨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单家独户的。家里只有爷孙三，小Y的父母去南方打工去了，他和爷爷奶奶一块生活。进到屋里，小Y的奶奶在做饭，她笑笑说：夜饭夜饭，点灯恰饭。老师辛苦了。小Y躺在床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左手打着绷带。他昨天晚上回来放牛从一个坡上下来时，摔了一跤，左手腕骨骨裂。小Y爷爷说，已经请当地最有名的骨科医生看了，无大碍，只是伤筋动骨三个月，需要点时间。我轻轻摸了一下小Y的脑袋，要他好好养伤。小Y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给老师添麻烦了，老师您早点回学校吧。

天色已经不早，半个小时后我踏上了回程。一个星期后，因为牵挂小Y，我又去了他家。探望病人，得带点什么，我带上了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三个香梨，两个石榴，路过一个山坡时，见一丛山菊花开得正好，我采摘了一把山菊花。见到我时，小Y的眼睛里露出了点点笑意，他又在看书，我将水果递给他，他有点腼腆地接过去，指着石榴问是什么，我告诉他，是石榴，是朋友从云南旅游时给我带回来的。这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男孩说他知道云南，还有黄山、桂林、苏州，都是看书知道的。我说：当你将来走出山村，考上大学，工作后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旅游。他问我：真的能吗？我十分肯定地说：一定能。

在小Y请病假的二十多天里，我没有再去过他家，但我每个星期都托班上离他家最近的一个学生给他带东西，有时候是一摞试卷，有时候是一个笔记本，我要他在本子上写日记，哪怕一天只写一百个字。我每次必附上一张纸条，“你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二十年前，我母亲对我这样说过，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你是块读书的料子，好好加油”等等。

小Y很快就来上学了，虽然伤没有好利索，所幸伤的左手，不妨碍他读书写字。那年放寒假后，我的教师生涯和扶贫工作同时结束了。很多学生送我到汽车站，离开山村时，我看见了泪眼朦胧的小Y。十一年后的教师节，我收到了一份节日礼物，一束鲜花，一箱香梨，是小Y寄来的，他在电话里深情地说：我知道您的职业不是老师，但人生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候，有幸遇到您这位老师，您是我一辈子的老师。